

牧

津

牧津卷之十八目

政術

西門豹 三見

趙廣漢

朱博

諸葛恪

元禎

韋孝寬 二見

房景伯 二見

張允濟

馬燧

李晟

裴子雲

李抱貞

長孫儉

于鵠

劉元佐

趙葵

狄青

柯謙

張易

文彥博 二見

蔡襄 三見

錢元懿

明鎬

張乖崖詠 五見

陳恕

趙和

李若谷

胡良儒

程顥 三見

蔡光

鞠真卿

种世衡 三見

宗澤 二見

趙昌言 二見

楊雲才 二見

陳瓘

楊璉

牧津卷之十八

政術

明山陰祁承燦輯

西門豹

西門豹初爲鄴令，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聘取，洗沐之，爲治新綺縠衣，間居

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爲具
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
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
爲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多持女遠
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
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
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
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
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

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十人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二弟子

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罄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西門豹之投巫，昔人有以爲酷者，不知禍

福之說，溺人深矣。欲挽愚民禍福之見，非生死不足以勝之。不然，俗轉溺而惑，轉深釀而滋亂。一方之民，肝腦塗地，視此二三巫嫗，孰輕孰重，所以挽回弊俗，惟於人心所最蔽處轉機，又必於人心所最畏處解惑，非大豪傑人，不能具此作用。

趙廣漢

趙廣漢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

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
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
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
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
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
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
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
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擒制廣漢
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

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洩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鉅筭，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托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

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
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
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
石所及行之發于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
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
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
論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臯立具卽時伏
辜廣漢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爲鉤距
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

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廣漢之治、全在任術、然任術而理、終不失爲能吏、

朱博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常盜人妻、見斫、府公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禁自

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恥○收○拭○用○卿○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
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
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起○發○部○中○盜○賊○及○他○
伏○奸○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
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以○上○
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疏○姦○賊○大○小○不○敢○隱○
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投○刀○使○削○
所○記○

持以得情爲羈絡，以使過爲驅御，故泛駕
可使。

諸葛恪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恪○至○府○，○遣○書○屬○城○，○令○各○保○
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分○內○
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熟○，
輒○引○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旣○盡○，○就○田○不○收○，○平○
民○屯○居○，○畧○無○所○得○，○於○是○迫○窮○，○漸○降○，○恪○乃○敕○下○無○
令○執○拘○，○長○史○胡○伉○獲○僞○降○，○周○遺○縛○送○于○恪○，○恪○以○

物清... 卷十一
違教斬伉。民聞伉坐戮。知官惟欲出之。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入皆如本規。

不惜一人以平山賊。大有機權。

元禎

元禎便騎射。爲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抄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回犯死。

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卽責而
斬之蠻魁等相視股栗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
人皆着蠻衣云是抄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
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抄賊入境
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累
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
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乃慰諭遣
還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

射失卽斬賊抄卽覺任意愚弄羣蠻獨難

爲此十餘囚耳、

韋存寬

韋存寬遷南兖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存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跡，命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存寬書，又爲落燼燒跡，若火下書，若還命謀人送至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畧，皆不見用。

兩敵相拒，正不可無此權術。

房景伯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景伯以德報怨，而山賊悉降，此中大有機智。

張允濟

張允濟爲武陽令，原武民有以特牛依妻家者，久之，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

不能決，乃請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請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遽指所訴牛曰：婿家牛，非我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卽女婿，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訊法用小術，終與得情，勿喜者迥別。

馬燧

馬燧隨李抱玉受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

功懸恣，所過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拖三
將遣使饋勞，賓介無敢往者。燧自請往典辦，乃
先賂虜酋，與約得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又
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
境無敢號暴。抱玉才之，及爲隴州刺史。州西有
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
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
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

先賂虜酋，得申犯令之命，間戮死囚以儆。

生虜弄之如在掌中、

李景畧

李景畧爲豐州刺史、前刺史多懦弱、虜使至、敵
禮抗坐、時回紇遣梅錄將軍、隨中使薛盈珍入
朝、景畧欲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
錄初未喻、景畧旣見盈珍、乃使謂梅錄曰、可汗
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壘、位以待之、梅錄俯俛
前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
驕容盛氣、索然盡矣、遂以行呼景畧、自此回紇

使至，景畧皆拜之於庭。

雖小小用術，而玩弄夷虜，殊快人意。

裴子雲

裴子雲爲新鄉令，邑人王恭往戍邊，留犝牛六頭于舅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璉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忿之。經縣陳謀，子雲令收入獄，敎追盜牛賊。李璉至縣，叱曰：賊引汝同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內。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頭，立面墻下。璉急曰：吾牛三十頭。

總外甥。牒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布衫。璉見是恭曰：「此外甥也。」曰：「若是，即遣牛還。璉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以五頭酬璉，餘金還恭。」此與武陽令張允濟皆於聽斷中作游戲。三昧然。子雲以五牛酬五年之勞，更爲得體。

李抱貞

李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計無所出。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貞因請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濟。」

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貞曰：但言擇日鞠場焚身，某當於便宅鑿一地道通連，俟火作，卽攢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貞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壇執爐對衆說法。抱貞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傍。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鍾念佛。抱貞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

牧津

卷十八

十一

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軍需偶急或不嫌一時權宜然如抱貞之舉則狡而近於酷矣一鎮士女既以求福之念爲施捨獨不可動以自爲身家之念乎

長孫儉

長孫儉爲荊州蕭梁遣使內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

鐘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荅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着裙襦紗帽引客宴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携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妙在先使人傳語。

于鍔

于鍔在淮南常聽訟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納之韡中。韡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言其所匿者焚也。

既歸省其所告者異日乃以他微事連其所告者同窮案驗以譎衆下吏以爲神明

倘鞫中無他書則柰何終是小術

劉元佐

劉元佐爲鎮日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元佐遽命駕自賫金帛以施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此與李抱貞之意同，然取以贍軍而止，雖術而不刻。

趙葵

趙葵鎮兩淮，兼守揚州，因元宵放燈，李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葵忽開一城門，掛榜止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着白袍，初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遊城出去，次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一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北軍退，至第三年修城壕，見金甲二領，方知全死於此矣。

正以玩敵之法愚敵。

狄青

狄青征儂智高兼知邕州南方尚鬼時大兵初出桂林之南道傍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

釘來卽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篋復手自封焉曰俟凱還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及青將度關諸將晨起不知公所在方相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過關矣

行軍自不嫌用術余嘗聞陽明先生征思

田亦以六面骰子鼓舞諸軍殆亦此意

柯謙

柯謙判諸暨治獄多平反賦役有困民者力爭於上而除之嘗捕蝗境上有相率爲淫祀者取土偶人踏而鞭之以示民曰此不能與命吏共禦災祀之何益明日毀其祠蝗忽飛去後遷江浙儒學提舉

作用近顛而可以醒愚俗

張易

張易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使酒凌人采於蕪

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前行。尋其小失。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怒甚。不可當也。易鬼我。暗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披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

易故以酒狂。抑刺史之酒過。而部事亦賴以濟。於此疑有術焉。

文彥博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混鄠人也。至和

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
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
肯受、張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
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繅
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使銅
錢也、於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民間無端疑擾解之、正不以言意守、
此法惟古人能用、

蔡襄

蔡襄尹京日時京師置雜買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舖供物之後往往經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幹當內門內臣故爲稽滯京師甚苦之襄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宮中請俸錢時許雜買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仁宗大以爲然其事至今行之

宮府之間不得不相機爲轉移

錢元懿

錢元懿收新定一日閭里間輒數起火居民頗
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其所復當火
皆如其言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
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媪於市自此火遂
息。

處人心皇惑時自不得不下此辣手然亦
祖投巫之意

明鑄

明鎬爲龍岡直學士，知并州時，邊任多苦勞，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不傷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馭衆，無施不可，寧獨一事乎？

張乖崖

張詠守蜀時，值李順王均之亂，後法度久弛，弊

倫莫曉，詠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廊下戲，小兒忽怒，批其父頰。張公見之，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成俗，幼已如此，況自長成，豈不爲亂。」遂令殺之。數日間，又一卒相毆，公問知其一乃上名，遂斬次名，自是一軍肅然。

二事罪不至死，公於法度久弛後，借此爲警，惕人心。

陳恕

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冀

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
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
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
徇民皆恐懼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創一警百此理人所易曉難在取府中大
豪爲榜樣耳

趙和

趙和爲江陰令時淮陰二農比莊東隣以莊券
質于西隣貰緡百萬至期贖券先納八百千期

明日以餘資換券，因隔宿，且恃通家，不立納緡之文。明日西隣不認，且無保證，終爲所拒。東隣訟于縣，以契券無證，不能決，乃越江訴于和。和乃召能幹者數輩，齎謀至淮陰，曰：適有寇江者，言有同惡在某處，姓名形狀甚悉，請捕送之。時隣州條法，惟持刀截江者，無得藏匿，追謀至彼，果擒西隣以還。和厲聲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曰：耕稼之夫，未嘗舟楫，和曰：所盜率金錢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乃

言稻若干斛，莊客某還者，紬絹若干疋，家襪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券者，銀器若干事，某匠造成者，和大喜曰：汝雖非寇江者，何諱東隣贖券八百千緡耶？令檢券付隣，寘之於法。

雖稍隣于誦，然足爲東隣舒憤。

李若谷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姪，因而正其

罪○分○其○財○

似非教民以道，然用以得情則快。

胡長儒

胡長儒爲寧海主簿，時隣邑永嘉民有質珠步
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于盜，屢訟不
獲直，往告寧海。長儒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
幾治盜，長儒嗾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
力辨勿置，長儒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
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

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

嗾盜誣兄似非政體借以察隱則可然亦近於瑣矣

程顥

程明道爲鄆縣主簿時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明道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此○正○是○真○儒○作○用○

蔡光

蔡光爲江華令，夷俗祭纛，殺降虜童子，拋於
鏹，不忍見聞，曰：此未可以法令論也。會峒中病
疫，光密召境內巫師，語之曰：汝等降神峒中，但
云天厭用人以祭，故降之疫，若代以牲，則降福。
於是徭人大懼，迄今祭用牲。

卽以禍福之言，潛奪禍福之念，大得言祭。

鞠真卿

鞠○兵○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
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以○不○憤○輸○
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此法最佳、傲此行之、民間可無大辟、

种世衡

种世衡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
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
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敎手搏、傾城人
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敎、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

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

雖以宗澤小術弄民，然可爲集事之助。

宗澤

宗澤知磁州，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不從。澤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玟仍云：其廟有馬，能如何？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輦等物，塞了去路。澤曰：此可以見神之意。

矣。遂止不往。

借神意以止康王之行，不但是忠簡之機，智實亦爲康王中道之返，留此一着地。

趙昌言

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防奸人穴官堤爲弊。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官堤爲奸。

卽用豪家芻茭塞堤，妙在先未嘗問。

楊雲才

楊雲才知公安縣，江水泛濫，邑北門堤滲幾決。雲才立水中，命割諸茅舍以塞，一市猾梗其中。雲才曰：「此舉關一城生靈，乃吾軍法從事時也。令埋猾於滲所，沒脛，敕守者嚴視之，不顧徑去。猾宗黨妻孥及諸隣里，慮一決則不救，爭負土積茅壘之，堤遂堅好，乃命釋之。」

借一市猾以捍危城，此與陳恕知大名之事合。

陳瓘

陳瓘知寧國府，宣城諸邑，遭元季之弊，民租無入官廩，率盡虛籍。瓘至，有發其事者，與司者皆洶洶懼得罪。瓘私念：此特循故弊，弗革耳，非始造奸也。颺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

循弊與造奸須別，公甚得之。

楊璉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

牧津政術

卷十八

三

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泗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聊以玩世

牧津卷之十八

終

牧齋卷之十九

真誠 附誠感一卷

劉 昆

龔 遠 二見

崔 挺

孔 煥

袁 甫

嚴 詞

孔思遠

孟 信

何 遠

阮長之

魏 霸

陶 潛

殷仲堪

王世述

李存貞

王化基

劉惔

高爽

馮道根

三見

呂僧珍

樂法才

裴昭明

張岱

王秀之

明山賓

陳顯達

王崐

樊子蓋

宋守敬

銚期

劉曠

柳朶

陸象先

鄭棨

秋棐

韓琦

四見

杜衍

二見

歐陽修

陳良翰

張詠

六見

陳堯佐

三見

胡宿

二見

鄭澣

李遜

湛朴

楊萬里

唐恪

毛仲權

李襲譽

仇念

趙德莊

王萬

徐經孫

管紋

吳嶽

孔鏞

二見

梁潛

屈直

屠大山

劉修已

附誠感一卷

宋均

二見

王尊

虞國

袁安

諒輔

蕭修

徐 栩

法 雄

許維禎

鄭 宏

韓 稜

張莘源

蕭 業

蕭 猷

房 豹

崔 挺

達奚武

呂膚助

陳伯修

呂 璿

孫 洙

孔 鏞

三見

牧津卷之十九

真誠

明山陰郡丞燦

劉昆

劉昆，梁孝王之胤，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嶺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迹。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

卽除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崱，龜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三十年，乞骸，賜洛陽第舍。

以千石祿終其身。

劉昆自是儒者，作用出之惘惘，不特無粉飾之政，抑且不解粉飾之言，竟以質訥受知明主。建武時，吏治最盛，而龔渤海與劉弘農獨以長者見稱，其所崇尚可知。○偶然二字，大勝千百部德政錄。

龔遂

龔遂爲渤海太守，盜賊解散，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馬匹。遂見

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輸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

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卽
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上果
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
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爲水衡都尉王生
爲水衡丞

守臣之職在宣上德達下情耳千古循良
解職之外更無奇絕王生二言豈惟教讓

直是通達治體、而龔少卿真率之風、亦自可想。

崔挺

崔挺少敦學、多所覽究、推賢愛士、州閭親附、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更相存慰、辭旨欵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後稍值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恬然、手不釋卷、時穀糴湧貴、親故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散之貧困、鄉邑更欣歎焉、舉秀

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太和十八年，除光州刺史。時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今願獻之。搢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竟不受。表送京都。北海王祥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搢爲司馬。後祥攝選事，人競求遷敘。搢終無言。祥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搢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家恒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

於○自○銜○求○進○竊○復○羞○之○卒○於○光○州○吏○民○聞○凶○莫
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入○關
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

美玉不寶、吾愛吾鼎、恒情能之、而終不肯
以自銜求遷、確然之守、何可及也、獨怪古
道如休徵、必欲藉一牒以爲申請、非所望
於高賢、

孔渙

孔渙除晉陵太守、曲阿富人殷綺、見煥、居處儉、

素乃餉以衣。毳一具。煥曰：太守身居美祿，爲不能辨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瘁厚意，幸勿爲煩。

是實語，亦是實心。

袁甫

袁甫自言能爲劇縣。荀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幅，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糞，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

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最善其言除松滋令

人各有能有不能此真言實也其也用違其才使非其任卒有曠官之謂公胃之言銓曹當設此一格

嚴詡

嚴詡初爲潁川太守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

遣使徵詡以何並代之官屬數百人爲設禮道
詡據地哭椽史曰明府見徵不宜若此詡曰吾
哀穎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
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爲美俗
使者

語皆真致但恐難爲代者

孔思遠

孔思遠在郡性至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
用不疑而他物麓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凱之

亦志崇儉素。宋世並稱清約。

寶玩服用不疑。正見真率。不然將外示龐
敗以博名高。矯名之人。卽儉素亦非其質。

孟信

孟信拜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去官居
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
契已訖。信適從外來。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
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

廉太守一貧至此。猶不欲以病牛欺人。豈

其居官而有自欺

何遠

何遠爲武康令，正已率職，太守王彬巡屬縣，詣皆盛供帳以待，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武太守。

惟正已率職，故不必以供帳奉太守，然亦幸此賢太守相賞耳。

阮長之

阮長之閒居篤學，未嘗有情容。初爲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尋遷臨海太守。在官常撻黠吏，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瘵。時郡田祿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辭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屐出閣，依故事。

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因遣送
曰長之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
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及卒文帝
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在官常擁敗絮似近不情然長之一生不
侮暗地自是徹底漢

魏霸

魏霸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
勤苦而獨尊樂常服粗糲不食魚肉

不特廉靖可風、抑且友愛可念。

陶潛

陶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常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卽日自解歸、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潛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卽解

印去縣。

既欲爲三徑資，定須束帶見督郵。總之胸中磊塊，吾從吾好耳。

殷仲堪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與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筴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登枝捐本、真爲貴介子弟、醒其痼疾、

王世述

王世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循家具、
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
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
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華於昔、始
爲當時所歎、

足自當止、在世述固爲衷言、然足之一字、

人情所難，不可爲訓。精其衷底，不爲蓋藏。
真率可取。

李孝貞

李孝貞，開皇初拜馮翊太守。後徵茂，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以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

宦意文情，日久日淡。此君直是胸臆中語。

王化基

王化基爲知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基聞而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使我早知，便當以此誓與之。」人皆服其雅量。

不特有雅量，且能安於人。

劉惔

劉惔爲丹陽令，許珣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珣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

凶繇人、吾安得保此。王羲之在座曰：令舉許選、櫻契當無此言。

。悛之不飾、陋以欺人、珣之不違心而規友、羲之之以異言爲面折、一會而三善具矣。

高爽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爲晉陵、令蒨之迎、賜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炎涼世態雲雨交情識破自可付一笑、

馮道根

馮道根清簡謹納口不言功武帝嘗指道根示
沈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出爲豫州刺
史將行帝使畫工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
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
地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
一州

無可死之地其言似佞似真然後使朝

廷不復憶一州者，又何必死？乃樂以

呂僧珍

呂僧珍甚爲武帝所委任，爲太子中庶子，求拜
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兗州刺史。從父兄
子先以販蔥爲業，至是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
吾荷國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分
叨越？當速反蔥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
郵驛，鄉人咸勸徙驛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
徙官驛以益吾私宅乎？初，宋季稚罷南康郡，市

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李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不私從父兄子不益官廨如此人安得不與卜隣

樂法才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常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奉受各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表求便

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外。

恥以讓俸受名，可令借節省以博名者，面
楮。

裴昭明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歷任清貧，爲廬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常謂人曰：「人生何事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此君胸中大是了然故處世直截乃爾○
能知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定不欲競執關○
鍵○

張岱

張岱爲司徒左曹掾母年八十岱便去官還養
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
知仁不須按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齊武帝
卽位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
著名或謂岱曰公每能緝和公私何以致此岱

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寬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繇而及

爲政寬平待物以禮悔吝何繇而及謂張公爲根心之言可謂張公爲涉世之妙亦可

王秀之

王秀之仕宋爲太子舍人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兩府外兵叅軍後出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

牛... 卷十九
五
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
不逐禍吾生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
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歷侍
中都官尚書輔國將軍

知足之廉廉猶易爲生資已足絕無蓋藏
不絕俗以爲高高不可及

明山賓

明山賓十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衛將軍
江祐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

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
建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天監十五年出爲持
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初山賓在州
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
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
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
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
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山賓性篤實家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

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瘵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聞遂追錢而去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返樸激薄停澆矣卒官贈侍中謚曰質

發廩賑饑雖州曹失簿而出納之間關人職守安可嘿不自明過於長厚要以資性篤實質之一字真稱易名

陳顯達

陳顯達除州刺史自以門寒位重每一遷官常

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達聞之不悅。子休尚郢府主簿。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除之。

習俗移人。人亦孰不欲子弟佳。如王謝而顯達獨以此相戒。識固高人一等。

王峴

王峴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峴

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峴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峴刺廣州，既無所取，如此多多許，從何得來，况表獻俸祿之半乎，特不隱情以矯廉，差可尚耳。

樊子蓋

樊子蓋授武威太守，加金紫光祿大夫，帝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

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待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小心二字最妙。人臣之爲官箴者，皆一念之肆爲之也。

守敬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僚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七

體勢，余以爲任官亦無體勢，各宜勉之。

任官無體勢，此語亦須勘破。不然，恬者得之以安命，而躁者因之以競榮矣。

銚期

檀鄉賊寇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之。或以告太守銚期，召問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西。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

故職郡中服其威信。

能令從叛者自殺以謝真可，稱狡獪獻誠矣。

劉曠

劉曠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因圖

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訟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卿能獨異於衆，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自來清名善政，未有不從誠恕中得者。

柳玘

柳玘爲瀘州守，之任時，泝舟經馬驍鎮，土豪趙師儒率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

專本道署以軍職，問五馬經過，乃掉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叅狀云：百姓趙師儒，玘以其有職，非隸屬邑，怪而辭之。師儒曰：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僭幸，妄徼戎職。玘欣然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億豐備，欽禮彌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玘悉爲和之，仍嗟嘆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爲斯人致節察，蓋賞其知分任真也。

柳公和詩之意，全是一片開誠爲地方作

消弭計、然師儒似非草草爲鄉里豪者、亦直得柳公一和耳、

陸象先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雋、請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縱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日登頓、

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覽之，兢惕，遽罷役，仍舊路以聞。蜀人賴焉。

象先此舉，誠未審度形勢，然聞言而自惕，足爲執拘者式。

鄭棨

鄭棨以進士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出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棨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部，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五

犯鄭使君寄庫錢

人苦不自知、榮能自言、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大較是真率人、故遇寇亦近於愚、然能使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何可易得、

狄棐

狄棐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擢器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累官太常少卿、爲寇準所厚、準荐通判益州、累遷知廣州、代還、不以海物自隨、進

樞密直學士、歷河中河南府、棐在河中時、有中
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退謂所親曰、吾
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垂老自污耶、為郡愷悌、
多惠政、不為表暴、海內稱之、

不肯附與援人、為政豈肯表暴、

韓魏公

韓魏公守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必
親視之、雖在病疾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
於臥內、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略於總劾、

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琦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而况其可以委之人乎。

魏公此念，是一夫不獲，實予之辜。

杜衍

杜衍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知開封時，常食惟一麵一飯，或美其儉，衍曰：衍山陰一措大耳，幸遇明時，俸入以周親族，常恐食浮，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爲一措。

大將何以自奉乎。爲相以清介稱，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湫隘，才數十楹，不殖田產，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嘗教門生曰：官清只畏人知，若求人知，同寮不廉者必譖之。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賈禍而已。但優游其間，默而從之，無媿於心可也。

正獻公清介，絕不作矯矯態，故持議平平，近人然風世砥俗之意自深矣。

歐陽脩

包拯知開封，以嚴威御下，名震都邑。歐陽脩代之，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有以包勵脩者，脩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所長耳。開封亦遂大治。

用人與見用於人者，慎勿強其所短，則政無不舉。歐公此言，可以垂訓千古。

陳良翰

陳良翰知瑞安縣，善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

良翰曰無術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虛堂懸鏡、訟自得情、但得情勿喜、尤進一格、

張詠

張詠知成都、聞寇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

我矣。

萊公學術誠不足，而能虛受乖崖之諷，卽此虛衷，便爲學問，然非乖崖一片真率意，亦不肯臨岐爲此言也。

又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

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以嫁，仍處女也。

待人則爲近情之事，持己則爲不可及之守，每謂乖崖視潯獻之惡父像以絕慾者，雖相去遠甚，然要其根之濃淡亦自不同。

陳堯佐

陳堯佐徙知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開封府，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

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爲本。任威擊強，盡察防姦。譬於激水欲澄，至哉言乎！促轡而御馬，無調良，雖然，緩急控勒，終須在我。

胡宿

胡宿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宿爲人清謹，真率，其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延晉公，常日所用樽

皿悉屏去，但陶瓦而已。丁以爲厭已，遂辭去，乃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贖行。」始喻設陶器之故。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

胡文恭能識丁晉公於未遇之時，可爲具眼。然竟不能知其心術之邪正，豈晉公才局不凡，令人深不可測乎？

鄭澣

鄭澣爲河南尹，儉素自居，有從父昆弟之孫，自
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未嘗干謁，拜揖甚野，束
帶亦古，澣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澣獨憐
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禮相待，思得
承乏一尉，乃錦游鄉里也。澣然之，將去前一日，
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
之，澣大嗟，怒謂曰：皮與中何以異？子嘗病澆態
訛俗，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反樸，敦厚風俗，且

隣子力田敝衣必能知艱於秋。僕亦如。嘗。甚。于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取所棄者。盡食之。遂揖歸賓閣。贈五緡石遺之。

少年子弟暴殄飲食。最一可恨事。須時得此君嚴督之。乃妙。

李遜

李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甚。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

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敝也。天下莫不嗟尚，
厚諸昆從，是敦倫之士，而不棄甘露一事，
尤爲有識。

湛朴

湛朴爲江夏縣令，動省過失，平居未始懈惰，臨
民御政，必稽參條理，然後行。設有小愆，則以狀
自劾，使吏望闕宣讀呼名，朴則公裳唯諾於下，
示其改也。范忠宣薦之朝。

非如此君誠心爲質，則望闕呼名，公裳唯

諾絕爲迂濶矯情人矣。

楊萬里

楊誠齋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魏公是砥礪之言，誠齋真有砥礪之行，世不少魏公之訓誡，而少誠齋之實踐。

唐恪

唐恪調郴縣尉，縣有民被殺，其鄰以疑見執，不勝於桎梏，自誣服，而尸不獲。恪爭之，令曰：尸終不獲，將爲君累，柰何？恪曰：某爲尉而縣人被殺，敢便文自營，復使無辜償死乎？乃躬出訪求，至露宿埜次，夜若有所告者，旦以物色求之，果得屍，已乃獲真盜，一邑敬服。移零陵令，獄無重繫者。幾二年，改宣德郎，知太原府榆次縣，有村豪怙力，暴服一方，椎埋爲姦，至累歲不輸賦，吏不

敢詰恪以善道告曉之其人感悟拜泣曰始愚不知坐迷至此願自新死不敢易卽輸積逋痛折節爲善悉遣子弟就學其後輸賦役居一縣先又推所有以濟貧餓遂爲鄉里長者

露宿野次如此精真有何難剖之獄至村豪遂化爲長者總在一段真誠所融格耳

毛仲權

毛仲權知曹州自有書生投書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權延之上坐謝曰使某常聞斯

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虛衷自能得士。但狂躁之士習不可長。

李襲譽

李襲譽以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爲揚州。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

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
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凡○爲○守○令○能○真○爲○地○方○畫○一○利○使○地○方○受○
惠○者○便○是○真○經○濟○然○畢○竟○以○嚴○整○莊○肅○之○
人○方○饒○爲○之○斷○非○輕○跳○揮○霍○者○所○能○○誠○
子○孫○數○語○真○是○深○於○爲○子○孫○計○者○此○公○生○
平○之○真○誠○可○想○

沈愈

沈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

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此幕官不飾廉以欺上、大是素心人、觀人當視其本色、仇泰然之見似拘。

趙德莊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羅文莊公自言胸中有一狀元、終身遺不

去。然則德莊此語，可爲拾危科者頂門一針。

王萬

王萬知台州，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食惟蔬飯，後爲監察御史，首論史嵩之貪穢，無大臣節，以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三

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遺直遺愛知臣莫若君矣

徐經孫

徐經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
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
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
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
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
人驚服

外欺其民，卽內欺其心。

管紋

管紋，洪武中，任龍陽典史，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紋詣闕請免，章三上不報，遂自經於登聞鼓下，特命官覈實免之，民因立祠祀焉。

捐一身而爲民捐三萬之負租，亦當含笑入地，但事不可爲訓，而朝廷亦竟以覈實從免，此

聖政之寬仁也。

吳嶽

吳太宰公嶽爲廬州守，時南明王公爲蘇州守，二官爲同年，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簡徵王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爲延款我，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遂盡歡竟日而還，風致清標如此，嶽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

寄還屬貯庫、

司馬文正以范堯夫一漆盒、便驚茶具、吳公所具遊山之奉、較文正猶侈矣、

孔鏞

孔鏞改連山縣、連山西連昭賀、瑤獐出沒、鏞至、縣治無廨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鏞親詣其地、民見鏞至、驚走、既而炊飯民舍、輟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道左、鏞一一賑恤之、俾復業、

繇是縣治始復。

如此荒落。正一味可以古意行之。

梁潛

梁潛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蒞政平易。民咸悅服。爭訟頓息。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卽河水清。自潛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陽春徭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卽跳踈。不可制。潛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恭敬命令。惟恐。

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

澄瀧橋河，不若化陽春，猺爲實政。

屈直

屈直陞重慶知府，向來土官軍衛襟處，且富庶而謗議易興，直既拜命，人或以是爲慮，直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貪泉之不能移也。及至郡，方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簿地步簿呈閱，征需七八千金，直嘆曰：小民營利爲生，何預於官。

牧津 真誠

卷十九

三

而爲此橫歛耶。取簿焚之。府南妖擲輒石毀人
房屋。直乃告於城隍。妖火遂息。境內旱。禾稼枯。
公將禱於真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啓行。忽有白
雲如蓋。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驚異。旣而
果大雨如注。

焚簿更妙於熄火。

屠大山

屠大山出知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而禁奸詰
慝。未嘗以三尺假人。與士民處。坦夷不設城府。

人人得盡下情。州民積苦瞿塘下流，水歲蓄城，有蕩析憂，悉力經營，築隄障之，民以安堵。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爲州郡患，所至騷然，以計擒之，榜掠數百，不能及其身，乃齋戒禱於城隍之神，詰朝再掠之，而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求水漿不得，竟死杖下。

榜掠一道士，何必禱神，不毋以寬和之過乎。

劉修已

按津真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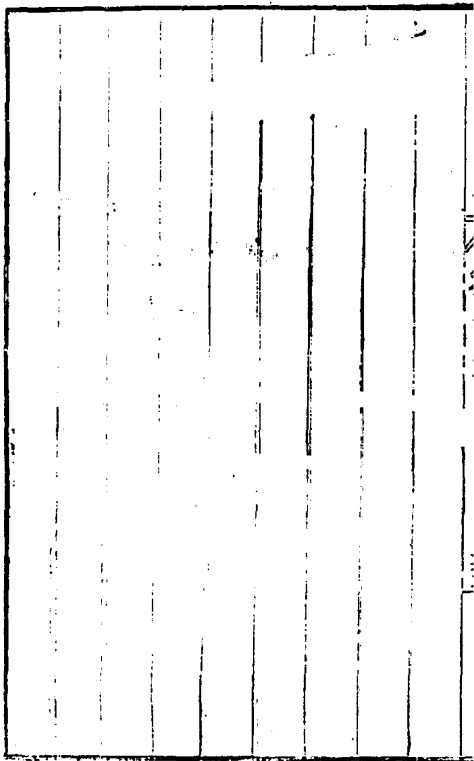
不卷十九

善

劉修已爲吉安府推官爲人簡素伉直於辭貌
無所修設每群會逡巡俯揖若不甚解事當道
厭其所爲將予殿課郡守靳君學顏力掄乃免
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吾平生學而未能汝
第勉之無憂齟齬修已感激受教然其人內明
朗不可欺日夕手撰獄辭不他寄耳目署吉水
吉水素號繁衝賦課不前時朝廷以邊劇遣使
索逋旁邑牒猝辦民多瘦死乃召掌賦者期日
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未旬且

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每聽訟，據案默坐，無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既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久之，多悔悟去，不復追逮。其敦教化如此。

此君大約是質朴人，故太守之教，政不欲以機智啓之。



附誠感

宋均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真所謂豚魚之格，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

王尊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覺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詔增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精誠所格，河伯自爲旋轉。如此定力人，豈畏王陽道乎。

虞國

虞國少有孝行，歷官日南太守，以化治稱。常有雙鴈，宿止廳事，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國卒於官。鴈逐喪至姚，棲墓上不去，至今呼其地曰雙鴈國。有從曾孫韻，亦守日南，稱小虞。

國之雙鴈，可配鄭公隨車之鹿。

袁安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有雹淵，冬夏未嘗發。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

齊引愆貶已。至誠感神，電遂爲之沉淪，伏而不
起。

一長便能感神電，誰謂天道遠不可問。

諒輔

諒輔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
山川連日雨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
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
承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
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爲民

祈福精誠，悉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無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捋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得共至誠。一五官掾便自任以爲當和調陰陽。置太守於何地。但古人一味任真，往往若此。

蕭修

蕭修爲秦梁二州刺史。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王廉勸

修捕之。修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食蝗遂盡而去。莫知何爲。帝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與陰平令止雹同。

徐栩

徐栩少爲獄吏，執法詳平。遷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野無遺草，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相他事，栩棄官，蝗應聲至。刺史媿謝，令還舍，蝗卽遠去。後爲長沙太守。

只執法詳平，鯨便始終爲栩作護身符，鯨大是解事。

法雄

法雄爲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多，雄乃遺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繇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

以獲安。

只是一念真誠，不必作大奇特看。

鄭宏

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三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太尉。

日南太守雙鴈，並爲佳話。

韓稜

韓稜爲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

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旦，邳人或尊醉耳。遣使徵訪，果然。

千里尊醉，便能醉人。

張華源

張華源爲兗州刺史，折獄明恕，囹圄一空。先是境內有猛獸爲民患，華源下車，甌山中忽有鹿，駁食獸，人謂德化所感。

亦駁士解事。

蕭業

蕭業爲湘州刺史，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竝異之。

德感神明，理自不誣。

蕭猷

臨汝侯蕭猷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盡，惟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江陽齊苟兒反，衆十萬，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

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曛，騎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當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後猷卒，謚曰靈公。

果爾則靈公之爲靈也宜。

房豹

房豹爲樂陵太守，郡瀕海，水多鹹苦。豹鑿一井

牧津

州誠感

卷十九

罕

遂得甘泉。人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井味復醜。
鑿井得甘泉。未便見政化。惟復醜時乃見
耳。

崔挺

崔挺爲光州刺史。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
山峰嶺高峻。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
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
落。相傳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神人相
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遂營之。數年

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風電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

棟宇成毀，亦自有定數，恐未必皆善化所感。

達奚武

達奚武在同州，常旱，欲祀華岳。華岳在山下，常所祈禱。武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衆人，須登峰展敬，尋其聖奧。岳旣高峻，人迹罕通。武年六十，攀藤而上，稽首祈請，卽藉草而宿。忽夢一白

衣執手曰，快辛苦甚，相嘉武，驚覺益祗。至旦，雲霧起，澍雨霑洽遠近。

禱雨以誠，應者恒變。

豆盧勣

豆盧勣爲渭州，有惠政。高武隴素乏水，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白鳥止廳前，孔子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乏水得飛泉，冥稱惠澤。

陳伯修

陳伯修爲宣城守，政暇多在頤白堂講易，忽見朱衣人前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伯修疑不應，有雪，勉起，方離數步，大聲如雷，堂梁已折，禪榻壓碎無餘。

太守能政，暇講易，自不應，墮危機中。

許維禎

許維禎爲淮安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塲，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

前境內旱暵，維禎禱而雨，暵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奈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嘉之。此君每每善禱。

呂璿

呂璿少爲漳浦令，民有死於虎者，璿哀之，於其處處施一窆，立牘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窆有虎陷焉。其爲政誠格上下者，皆類此。心迫於誠，而事近於怪。

孫洙

孫洙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歛，繒錢以取贏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綱。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致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民歌其清靜，頌其至誠，感格云。

遇事甚有執持，驅蝗乃其細事。

孔鏞

孔鏞初知都昌，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設倉

牧津

附誠感

卷十九

四

於水次，以便收斂。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龍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鑪火之，其妄遂絕。

卽不火亦不能爲妖，但火之則人心之惑解。

牧津卷之十九 終